

責任編輯：張旭健

翠袖乾坤 查小欣

香港有娛樂版頭條報道，六十歲的張藝謀被女星何珮在微博中爆料指，張藝謀和陳婷在內地生了三個孩子，長子張一男十一歲，次子張一丁七歲，細女張一驍四歲，張陳一直未結婚，於去年十二月才補辦結婚手續。

張藝謀被第十四釵爆料

內地影視製作人巨春雷在微博中卻代為否認陳婷的三個孩子是張藝謀的，並指出她老公是生意人，由父母做媒。何珮與張藝謀其實早有過節，事緣前年的洩密事件。當時她與另外三位女演員為《金陵十三釵》接受秘密訓練期間，因把受訓的照片放上網而遭開除，令今次爆料事件染有濃烈報復色彩，不過何珮卻稱自己已被開除是另有內情，卻沒說明另有內情是甚麼內情，反像是為爆料報復行為掩飾，加上她閃避傳媒追訪，而不是理直氣壯清清楚楚講出實情，反應應景，減低其說話可信性。

破南京

「私生子」三字早前在港被人談得興高采烈，若要數中國最出名的私生子，一定非中國第一位統一天下的帝王秦始皇莫屬。關於他乃呂不韋與趙姬所生的身世出於《史記》簡中的來龍去脈相符合，倒是數年前曾讀過一個關於這位帝王的風水故事，不妨在此與各位分享。

話說，當年始皇統一天下後，自然希望自己及子孫能永霸天下。不料他身邊卻有方士指出，在現今南京附近一帶隱現天子之氣，秦始皇聞言後便決定親身到附近一帶進行風水破壞，希望能防患於未然。根據書本記載，秦始皇對該地實行了三重的鎮壓龍氣的手段：第一，風水既名「風」及「水」，水自然是箇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始皇要改變當地非孕育出天子的風水，首要的行動就是令秦淮河改道，所謂「氣過界水即止，改變河道流向，氣這種無形能量的流行自然也會因此而改變，而秦淮河也因此得名。第二，風水中的「風」，是指「藏風聚氣」，即附近一帶的山勢及地形所構成的現象也，所以傳說他便曾鞭打當地的名山方山，希望能使其靈氣盡失；第三，他更將附近一帶改稱為「秣陵」，「秣」的意思是「餵牛馬的飼料」或「餵牛馬」，其用心是透過名字將地氣貶低及污染，又是另一種破壞其靈氣的手段。

懷念紅學大師俞平伯

《舊時月色》俞平伯身處的人和事》(中國華僑出版社)，讀後感到格外親切。書內有一段話特別提到筆者，說的是「一九八六年俞平伯來香港講學的事。原文如下：他第二次演說《紅樓夢》是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在香港。大力促成此事的，是香港著名作家潘耀明(彥火)。他與外祖父的交往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外祖父喜他的為人，也喜他的才氣，常誇獎他是一個很有作為的青年。在潘耀明遷居太古域時，外祖父曾書一既醉情話杯酒綠，還歸喜過晚燈紅」聯贈他。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次閒談中，外祖父回憶起他二十年代隨香港去美國的事，言談中流露出對香港的懷念。由此，潘耀明產生了讓老人重遊香港的念頭，並即刻着手策劃，終於獲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和香港三聯書店之邀。

俞平伯是紅學大師，一九五三年在被點名批判後，從此在文壇消失了四分之一世紀。他出師早，年輕時已才學九斗，一個二十歲出頭的毛頭小子，便寫了一部洋洋灑灑的《紅樓夢辨》，上世紀五十年代受到批判，從此不在公開場合談《紅樓夢》，不知者以為他已與《紅樓夢》絕緣。其實不然，他私下還是悄悄地在鑽研。

迄到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他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舉行的慶祝會上，他整理了《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和舊作《評〈好了歌〉》作為大會發言。在《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一文中，他提出對《紅樓夢》研究工作的三點見解，很有見地，令人刮目相看。

北京的藍天

每一個晴朗的清晨，藍天都會讓人充滿希望。有位移民美國的叔輩每逢回北京總是要對國內親人發表感慨。他說：你們每天呼吸着那麼糟糕的空氣，喝着污染的水，吃着有毒的食物，擠着毫無尊嚴的地鐵，真是可憐！雖然大家平時都挺「憤青」，端起碗就罵官員，但此時卻一致「護短」，對「洋叔」群起而攻之：怕死你別回來呀！老家的茶葉、木耳、螃蟹你一樣沒少吃！我們都活得好好的，用不着你可憐！

平心而論，雖然近年人們都在激烈批評北京的生態環境，尤其是空氣質量，我卻覺得與從前相比，北京的空氣質量已經有了很明顯的改善。起碼新生的嬰兒一張開眼睛，也能看到藍天白雲了。這在上世紀90年代卻還是奢侈。倒退十幾年，北京的天一到頭都是灰濛濛的。那時沒人知道什麼叫PM10，更不知PM2.5為何物。有人說自己的孩子長到能跑能跳了，還從沒見過藍天白雲呢，這話誇張成分並不怎麼大。那時候小汽車還沒有大批進入普通百姓家庭，私車擁有率遠不到50%，可是北京的空氣已被污染得不成樣子。說起五六十年代北京甜絲絲的空氣，老人們都無比懷念。

北京第一次大手筆治理汽車尾氣在1998年。當時為滿足新制定的排放標準，所有汽車企業都在疲於奔命，一時間亞村汽車市場的銷量竟少了一半。因為耽誤了賺錢，汽車業人士甚至與環保部門打起口水戰。打打歸打，廠家不得不滿足越來越嚴格的汽車尾氣排放標準，終於走上以國標推動企業技術進步之路。

上世紀90年代我上班的單位遠且乘公共交通很不方便，就只好騎自行車上班。一個小時從北京東郊的農展館騎到西郊的百萬莊大街。20多里的路程橫跨了朝陽、東城、西城、海淀四個城區，一路上暴露在滾滾塵土之中，鼻腔裡充斥着濃重的汽車尾氣味道。尤其是拆遷前平安大道一帶的細小馬路，擁堵的公交車如同爬行，汽油味兒更讓人窒息。可能是上山下鄉練就的一副鐵打身板，才讓我的肺經受住了如此嚴峻的考驗。那時候每天下班回家都是風塵僕僕，襯衫一天不換就沒法看。

那時北京的肺癆病人已在急遽增加，患者中很多人從來就不吸煙，有位在托兒所當保育員的遠房年輕表姐發現肺癆後半個月就悄然去世了。雖然媒體極少披露北京空氣與肺癆病人增長之間的必然聯繫，但極差的空氣質量卻是人人有感的不得不事實。當時經濟增長是強烈的主旋律，汽車業是城市經濟的強大支柱。政府拿出最優惠的政策與國外企業合資造汽車，千方百計降低市民買車、開車的成本。那時主流媒體都在大力宣揚私車進入家庭，一切為汽車市場蓬勃發展讓道，汽車被神化為改變生活的機器。

在專業報刊謀生的我，曾不識實地探寫治理尾氣污染與倡導公交的稿子，被觀念新潮的同行批評為觀念落後。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汽車排放標準還停留在改革開放之前，甚至有技術實力的大汽車國企也覺得標準太鬆，環保投入像是白搭了。更讓人不能容忍的是，有的進口車賣到中國竟拆掉原有的先進排放系統，因為在中國根本用不着。

北京第一屆大筆治理汽車尾氣在1998年。當時為滿足新制定的排放標準，所有汽車企業都在疲於奔命，一時間亞村汽車市場的銷量竟少了一半。因為耽誤了賺錢，汽車業人士甚至與環保部門打起口水戰。打打歸打，廠家不得不滿足越來越嚴格的汽車尾氣排放標準，終於走上以國標推動企業技術進步之路。

民間環保人士呼籲：不能讓少數有車族剝奪屬於全體公民的乾淨空氣。調查報告披露，北京乃至全國城市空氣的污染源中，汽車尾氣與粉塵是主要禍首，而汽車尾氣已經佔了愈來愈主要的位置。北京治理汽車尾氣同時也在治理粉塵污染。

胡同中燒了幾十年的蜂窩爐，全部變成了電暖氣；首鋼那樣的巨無霸企業，因為被視為污染大戶乾脆就搬遷去了河北。十幾年前站在京東國貿大廈的頂層，看到的北京上空是一片灰濛濛，令人灰心喪氣，那些陰霾中肯定含有濃重的PM10。這樣的粉塵肉眼能見，鼻腔有感，一颯風立刻昏天黑地。經過幾年的治理，環保部門挨了不少罵。突然有一天，有人站在北京長安街東頭興奮地大叫：我看見西山落日落了！那天夕陽西下時分，北京露出了清澈的藍天，火紅的夕陽正慢慢地沉下輪廓如畫的西山，這一番讓老北京久違的美麗景象。在經濟飛速發展的近20年中，已經極難在長安街東邊看到西山輪廓，更不用說明亮如畫的落日景致了。從此北京的藍天就多了起來，新時代的孩子們，不再認為北京的天就該是灰色的了。

隨著排放標準愈來愈嚴，雖然機動車還在快速增加，北京的藍天卻沒有消逝，據說還在增加。雖然不颯風的日子就經常陰霾滿天，但風一到藍天也就到了。尤其是奧運會期間北京百姓更是享受了難得的好天，那會兒連北京周邊污染的企業都被控制，大批機動車被限行，據說有的單位連燒煤的鍋爐都停了。可身邊得肺癆的人還是很多。在民間環保組織的宣傳下，公眾終於得知了pm2.5的存在，得知這種肉眼看不見的污染物更加厲害，主要污染源是汽車尾氣。雖然更多人在陰霾天戴起了口罩，但據說口罩根本擋不住如此細小的顆粒。雖然有環保官員一度否認PM2.5對北京空氣的污染，但民間NGO的話語權已今非昔比。北京百姓不認為美國大使館的測試是鬧事，而是覺得中國人與美國人的生命同樣寶貴，他們說，憑什麼咱中國人就該暴露在PM2.5之下毫無知覺？一時間，民間人士紛紛自掏腰包監測PM2.5數值，對空氣質量的非議沸沸揚揚。幾個月的輿論壓力，讓PM2.5監測終於納入了國

標。2012年北京已經開始發佈PM2.5的監測報告。雖然不少百姓還是對政府監測持懷疑態度，但北京空氣質量卻在改善，藍天也愈來愈多了。一個漫長陰霾天氣引發的幾個月爭論，迎來了一個更嚴格的空氣監測標準。天空藍不藍，與社會民主化進程有着密切關係。雖然北京的私車越來越多，已達500萬輛這個可怕的數字，但似乎還沒出現預想的可怕擁堵及更惡劣的空氣。開車越來越貴，很多北京人不再開車上班了。現在工作日小區裡停滿了私車，周末才都開出去，與原來的風景正好相反。

如果空氣清澈，北京天空的藍色自有一種攝人心魄的魅力。尤其在冬春季節那些晴朗的日子裡，天空藍得耀眼，如同吸足了陽光的藍色寶石，沉靜而安詳。五彩的風箏在天上悠然放飛，跳躍的空竹在大地上嗡嗡作響。晴朗的藍色，緩解了生活的壓力，減少了憂鬱症的發病，讓最窮苦的人也分享到生之樂趣。晴天裡，很多收入很低的北京百姓，去早市買了便宜菜後，便急忙趕去公園。只要能藍天白雲下沐浴着陽光，就是個美好的日子。讓所有公民都能擁有燦爛的陽光，乾淨的空氣和水，是個偉大的事業。富人移民去國外享受藍天白雲，北京人卻更渴望家鄉的藍天。



網往藍天白雲。網上圖片

養成讀書習慣

看到一篇論讀書的文字，說讀書如熬粥，需要「好米、文火和持續」。所謂好米，就是要選擇好書。現代出版事業發達，每人都能出版成千上萬的書籍，任何人都可以出版「博覽群書」，所以得有選擇地讀。讀書又有愛好，如學理工科的當然多讀科技書，文學的多讀世界名著和當代作家作品。但我主張學文的也要讀點文學名著和小科技常識，這就是說要有一「通識」。「好米」多的是，就是要選擇。至於成為經典的，都是經過歷代考驗，證明是必讀的好書，當然是讀書的首選。

隨想國

三八婦女節時，看了不少港人談論香港女人的文章，腦海中想起的，是西方男人對女人的稱讚之詞。被稱為「美國教育家的約翰·艾斯堅說過，美麗的女人和迷人的女人是不同的，美麗的女子他通常都會注目，而迷人的女子則是注目於她自己才知道了」。艾斯堅一輩子都生活在校園，而且他的時代沒有地鐵，如果他生活在香港，日日擠地鐵去上班，不知他能否發現迷人的女子和美麗的女子？如果他在中環繁華大街上，舉目游望，看到的女子是否都屬於美麗的？假如他不停苦苦張望，一定引來不少目光，那些目光後面的女子，又是否迷人？

女人

艾斯堅一輩子都生活在校園，而且他的時代沒有地鐵，如果他生活在香港，日日擠地鐵去上班，不知他能否發現迷人的女子和美麗的女子？如果他在中環繁華大街上，舉目游望，看到的女子是否都屬於美麗的？假如他不停苦苦張望，一定引來不少目光，那些目光後面的女子，又是否迷人？

愛可怎樣高舉？

然而現實上運動員又會否出現「晚節不保」的下場？我想那未必屬上述提及的失德情況，反過來生活沒有保障才是更大的問題。邱禮濤的新作《高舉·愛》正是依據真人真事改編，講述舉重運動員李麗(江若琳飾)因患上糖尿病而被迫退役，在香港只能以人為搬運謀生，最後遇上一名離婚的中年漢子(杜汶澤飾)，在他的支持及鼓勵下，兩人既結成夫婦且冒險誕下兒子(糖尿病孕婦產子屬高危險情況)，甚至重投運動員行列參加大賽爭取重入國家隊。

路地觀察

去年的香港中學會考，曾經有一條口試題目，要求同學從運動員、演員及紀律部隊人員三者中挑選最合適的一項，作為政府鼓勵年輕人要逆境自強的宣傳片主角，並討論且要達成共識。當然現實的例子來對照分析，不少人均以運動員或運動員為優，因為論知名度及吸引力均明顯佔優。不過因為演員面對花世界的誘惑較大，加上先曾出現禁毒大使去吸毒的例子，令政府尷尬不已，所以還是以運動員的選擇較為穩當。